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景岳全書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范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舉人臣高應龍

景岳全書卷二

明　張介賓　撰

傳忠錄中

神氣存亡論十二

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善乎神之為義此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脉言之則脉貴有神脉法曰脉中有力即為有神夫有力者非強健之謂謂中和之力也大抵

有力中不失和緩柔軟中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即微弱脱絶之無力也若其太過即弦强眞藏之有力也二者均屬無神皆危兆也以形證言之則目光精彩言語清亮神思不亂肌肉不削氣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雖其脉有可疑尚無足慮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敗喘急異常泄瀉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脱或兩手尋衣摸牀或無邪而言語失倫或無病而虚空見鬼或病脹滿而補瀉皆不可施或病

寒熱而溫涼皆不可用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煩躁昏不知人或一時卒倒即眼閉口開手撒遺尿若此者雖其脉無凶候必死無疑以其形之神去也再以治法言之凡藥食入胃所以能勝邪者必賴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氣勝胃氣竭者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化雖有神丹其將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熱不熱者有發其汗而表不應行其滯而裏不應者有虛不受補實不可攻者有藥食不能下咽或下咽

即嘔者若此者呼之不應遣之不動此以臟氣元神盡去無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證之外亦死無疑者雖然脉證之神若盡乎此然有脉重證輕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輕證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證不取脉也有證重脉輕而必其可生者有證輕脉重而謂其必死者此取脉不取證也取舍疑似之間自有一種玄妙甚矣神之難言也能知神之緩急者其即醫之神者乎

君火相火論十三

余向釋内經於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義說固詳矣而似猶有未盡者及見東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丹溪亦述而證之予聞此說嘗掩口而笑而覺其不察之甚也由此與感因再繹之夫内經發明火義而以君相明位四字為目此四字者個個着實是誠至道之綱領有不可不闡揚其精義者亦何以見之蓋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為化

育之元主位者位於下爲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明矣君相之義豈泛言哉至若五運之分各職其一惟於火字獨言君相而他則不及者何也葢兩間生氣總曰元氣元氣惟陽爲主陽氣惟火而已第火之爲用其道最微請以火象證之如輕清而光焰於上者火之明也重實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即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位即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

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此相火之栽根於有地雖分之則一而二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為生化為盛衰為本末重輕攸係從可知矣人生所賴者惟此故内經特以為言然在内經則但表其大義原無分屬之條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固隱然有相火所居之意故後世諸家咸謂相火寄在命門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見則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又何以辨之蓋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荄在下

為枝葉之本也析言職守則臟腑各有君相謂志意所出無不從乎形質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勇兩腎之伎巧變化亦總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其地何以生此使地有不厚何以蓄此此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臟各有位則五臟亦各有相相強則君強此相道之關係從可知矣故聖人特命此名誠重之也而後人指之為賊抑何異耶此萬世之疑竇故予不得不辨或曰是若謬矣第彼之指為賊者亦有深意蓋謂

人之情欲多有妄動動則俱能起火火盛致傷元氣即謂元氣之賊亦何不可予曰此固邪正之歧最當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動邪念也邪念之火為邪氣君相之火正氣也正氣之蓄為元氣其在身家譬之産業賢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蕩之罪與不罪在子孫之廢與不廢基何與焉相火之義亦猶此耳夫既以相稱之而竟以賊名之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且凡火之賊傷人者非君相之眞火無論在内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賊相

火不可言賊也矧六賊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獨知畏火其甚如是而并昧邪正之大義亦何謂耶予聞其言固知其錯認面目矣不覺因而失笑

先天後天論十四

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此以之制命於天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於人也天本無二而以此觀之則有天之天者謂生我之天生於無而由乎天也有人之天者謂成我之天成於有而由乎我也生者在前成者

在後而先天後天之義於斯見矣故以人之禀賦言則先天强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夭後天培養者壽者更壽後天斲削者夭者更夭若夫骨骼者先天也肌肉者後天也精神者先天也容貌者後天也顔色之有辨也蒼者壽而妖者夭嫩中有蒼者吉蒼中有嫩者凶聲音之有辨也充者壽而怯者夭雖細而長者吉雖洪而促者凶形體之有辨也堅者壽而脆者夭身雖羸瘦而動作能耐者吉體雖强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動靜有辨

也静者壽而躁者夭性雖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陽雖若厚而陰中藴薄者凶至若少長之辨初雖綿弱而漸長漸堅者晚成之徵也氣質之辨少年華麗而易盈易满者早凋之兆也是故兩天俱得其全者耆艾無疑也先後俱失其守者夭促弗卜也若以人之作用言則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則并失其强矣後天之弱者當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所謂慎者慎情志可以保心神慎寒暑可以保肺氣慎酒色可以保肝腎慎勞倦飲食可

以保脾胃惟樂可以養生欲樂者莫如為善惟福可以保生祈福者切勿欺天但使表裏無虧則邪疾何由而犯而兩天之權不在我乎故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揺爾精乃可以長生至矣哉兩言盡之矣勿以此為易而忽之

標本論十五

病有標本者本為病之源標為病之變病本惟一隱而難明病變甚多顯而易見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

末而惟據目前則最為斯道之大病且近聞時醫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互相傳誦奉為格言以為得其要矣予聞此說而詳察之則本屬不經而亦有可取所謂不經者謂其以治標治本對待為言則或此或彼乃可相參為用矣若然則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謂耶又經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又曰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

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熱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生煩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由此觀之則諸病皆當治本而惟中滿與小大不利兩證當治標耳蓋中滿則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則下

焦不通此不得不為治標以開通道路而為升降之所由是則雖曰治標而實亦所以治本也自此之外若以標本對待為言則治標治本當相半矣故予謂其為不經者此也然亦謂其可取者則在緩急二字誠所當辨然即中滿及小大不利二證亦各有緩急蓋急者不可從緩緩者不可從急此中亦自有標本之辨萬不可以悮認而一槩論也今見時情非但不知標本而且不知緩急不知標本則但見其形不見其情不知緩急則所

急在病而不知所急在命故每致認標作本認緩作急而顛倒錯亂全失四者之大義重命君子不可不愼察於此

求本論十六

萬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為首務所謂本者惟一而無兩也蓋或因外感者本於表也或因内傷者本於裏也或病熱者本於火也或病冷者本於寒也邪有餘者本於實也正不足者本於虛也但察其因何而

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萬病之本只此表裏寒熱虛實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則表有表證裏有裏證寒熱虛實無不皆然六者相為對待則氷炭不同辨之亦異凡初病不即治反有悞治不愈者必致病變日多無不皆從病本生出最不可逐件猜模短覷目前經曰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内相得無以形先是誠求本之至要也茍不知此必庸流耳故明者獨知所因而直取其本則所生諸病無不隨本皆退矣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見而

病者則其中亦自有源有流無弗可察然惟於虛實二字總貫乎前之四者尤為緊要當辨也蓋虛者本乎元氣實者由乎邪氣元氣若虛則雖有邪氣不可攻而邪不能解則又有不得不攻者此處最難下手但當察其能勝攻與不能勝攻或宜以攻為補或宜以補為攻而得其補瀉於微甚可否之間斯盡善矣且常見有偶感微疾者病原不甚斯時也但知拔本則一藥可愈而庸者值之非痰曰痰非火曰火四路兜拏茫無眞見而反遺其本

多致輕者日重重者日危而殃人禍人總在不知本末耳甚矣醫之貴神神奚遠哉予故曰醫有慧眼眼在局外醫有慧心心在兆前使果能洞能燭知幾知微此而曰醫醫云乎哉他無所謂大醫王矣

治形論十七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余則曰吾所以有大樂者為吾有形使吾無形吾有何樂是可見人之所有者惟吾吾之所賴者惟形

耳無形則無吾矣謂非人生之首務哉第形之為義其義甚微如言動視聽非此形乎俊醜美惡非此形乎勇怯愚智非此形乎死生安否非此形乎人事之交以形交也功業之建以形建也此形之為義從可知也悉人昧養形之道不以情志傷其府舍之形則以勞役傷其筋骨之形内形傷則神氣為之消靡外形傷則肢體為之偏廢甚至肌肉盡削其形可知其形既敗其命可知然則善養生者可不先養此形以

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為興復之基乎雖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陰言實惟精血二字足以盡之所以欲祛外邪非從精血不能利而達欲固中氣非從精血不能蓄而强水中有眞氣火中有眞液不從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為五臟之根本腎為五臟之化源不從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則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即形之祖也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

為先此實醫家之大門路也使能知此則變化可以無方神用自有莫測然用此之法無逾藥餌而藥餌之最切於此者不過數味之間其他如性有偏用者唯堪佐使而已亦猶飲食於人凡可口者孰無資益求其純正無損而最宜於胃氣者則惟穀食類可見矣或問余以所宜者果屬何物余則難以顯言之葢善吾言者必如醴如飴而不善吾言者必反借此為射的以資口吻之基矣余故不能顯言之姑發明此

義以俟有心者之自悟

臟象別論十八

臟象之義余所類於經文者不啻詳矣然經有所未及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而後異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氣雖五臟皆有血氣而其綱領則肺出氣也腎納氣也故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也血者水穀之精也源源而來而實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而灌溉一身所謂氣主噓

之血主濡之而血氣為人之槖籥是皆人之所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則臟氣各有强弱禀賦各有陰陽臟有强弱則神志有辨也顏色有辨也聲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飲食有辨也勞逸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剛柔有辨也强中强者病其太過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内無弗可知也禀有陰陽則或以陰臟喜温煖而宜薑桂之辛熱或以陽臟喜生冷而宜芩連之苦寒或以平臟熱之則可陽寒之

則可陰也有宜肥膩者非潤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羶腥是畏也有氣實不宜滯有氣虛不宜破者有血實不宜澁有血虛不宜泄者有飲食之偏忌有藥餌之獨碍者有一臟之偏强常致欺凌他臟者有一臟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有素挾風邪者必因多燥多燥由於血也有善病濕邪者必因多寒多寒由於氣也此固人人之有不同也其有以一人之禀而先後之不同者如以素禀陽剛而恃强無畏縱嗜寒凉及其久也而陽氣

受傷則陽變為陰矣或以陰柔而素耽辛熱久之則陰日以涸而陰變為陽矣不惟飲食情慾皆然病有出入朝暮變遷滿而更滿無不覆矣損而又損無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此在經文固已明言之矣夫不變者常也不常者變也人之氣質有常變醫之治病有常變欲知常變非明四診之全者不可也設欲以一隙之偏見而應無窮之變機吾知其遺害於人者多矣故於此篇之義尤不可以不深察

天年論十九

夫人之所受於天而得生者本有全局是卽所謂天年也余嘗聞之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又嘗聞之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余因此言乃知失天之畀而不得盡其全者有如是然則後天之養其為在人可以養生家而不

以此為首務乎故常深慨於斯而直窮其境則若老氏所云十中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而三之倍倍則尤有不忍言者茲請得而悉之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可由此而生亦可由此而死故凡天亦殺人有如寒暑不時災荒薦至或妖祥之横加或百六之難避是皆天刑之謂也地亦殺人則如旱潦無方水火突至或陰毒最以賊人或危險多能困斃是皆地殺之謂也人亦殺人如争鬬傷殘刀兵屠戮或嫁禍陰謀

或明欺強刼是皆人禍之謂也凡此三者十中約去其幾再若三者之外則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猶有六焉何以見之則如酒色財氣及功名之累庸醫之害皆是也故有困於酒者但知米汁之味甘安思麯蘖之性烈能潜移禍福而人難避也能大損壽元而人不知也及其病也或血敗為水而肌肉為其浸漬則皷脹是也或濕邪侵土而清濁苦於不分則瀉痢是也或血不養筋而弛縱拘攣甚至眩暈卒倒

則中風是也或水泛為涎而滿悶不食甚至脾敗嘔喘則痰飲是也躭而不節則精髓胡堪久醉陰血日以散亡未及中年多見病變百出而危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色者但圖嬌艷可愛而不知傾國之說為何伐命之說為何故有因色而病者則或成勞損或染穢惡或相思之失心或鬱結之盡命有因色而死者則或以竊窺或以爭奪或以蕩敗無踪或以驚嚇喪膽總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樂而忘返

安顧身家孰知實少花多豈成瑞物德為色勝非薄則邪未有貪之戀之而不招殃致敗凡受色中之害者吾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財者止知財能養命豈識財能殺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慢藏者因多誨盜奔波不已者多竭其力貪得無厭者常忘其身顧利不顧義骨肉為之相殘聚斂盡膏血貿怨所以致敗蓋財本通神不容朘剥積則金精祟作爭則斲釁禍生凡受利中之害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

於氣者每恃血氣之强只喜人不負我非驕矜則好勝人心不平爭端遂起事無大小怨恨醉心豈慮忿怒最損肝脾而隔食氣蠱疼痛泄瀉厥逆暴脫等疾犯者即危又或爭競相傾公庭搆訟寧趨勢利以卑汙甘受醜凌於奴隷及被他人之苛辱既不敢相抗於後何若親識之小忿即涵容少遜於前終身讓路不失一步孰得孰失孰知孰愚甚至破家蕩產骨肉分離之害纔須不忍悔時遲矣夫氣本無形有何涯

際相諒則無偏執則有歷觀往事誰直誰非使不能達觀自策則未免以我之軀陰受人無申無訴之蝕而自愚自斃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功名者誰不有飛騰之念誰不有功業之期第既達者或多鼎足之虞未濟者每遭鹽車之厄受燈窻寒苦之負望眼徒穿者有之憶榮枯今昔之異熱腸為裂者有之甚至焦思切心奔趨竭力榮華杳然泉壤遽及者有之慨古傷今凡受斯枉而湮没無聞浩氣受抑者

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醫者凡疾苦之望醫猶凶荒之望歲其懇其切其念何如第此中神理微妙難言使不有天人之學絶倫之聰則何以能聞於無聲見於無迹直窺夫窈冥之鄉而必得其情乎使必得其人而後可以言醫則醫不易談蓋可知矣既難其人則次乎此者雖未知神猶知形迹此即今之上醫也然此醫亦不易得而舍此之外則昧者居其八九庸醫多則殺人亦多每見其寒熱倒施虛實謬認

一七之訛吉凶隨應困者莫知其然雖死不覺明公鑒其多悮能無惻心顧造化大權本非凡庸所可窺弄而性命重託又豈淺輩所宜輕付耶第彼非無自蓋自原病式以來祖述相傳日以滋甚醉者不醒逝者無詞而黎元陰受此害者蓋不知若干若干人矣而聞者未知其詳猶或未之信也由是乘除則旣有前三又有後六凡此陶汰之餘而得盡其天年者果賸其幾吾故曰老氏言十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興

言及此誠可為人生之痛哭者也然徒悲何益曷亦為人之計乎則惟上知者有可曉也雖前之三者或多出於莫測則有可避者有不可避者即聽之天無不可也然知者見於未然而得天者天庇之得地者地庇之得人者人庇之得此三庇即得生之道也失此三庇則失生之道也人道於此豈曰盡無其權乎至於六殺之防則全由乎我矣酒殺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殺可避吾能不迷也財殺可避吾能不貪也氣

殺可避吾能看破不認真也功名之殺可避吾能素其行藏也庸醫之殺可避吾能相知以豫也夫如是而培以為善存以無欺守以不行險戒以毋僥倖則可全收其效矣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示人以無勉強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蓋形言其外精言其內外內俱全盡乎道矣是皆古聖人垂念蒼生至真至極之良方也可不佩乎或曰子言雖是而實亦近迂獨不見有不識不知而

偏齊上壽者又何人力之足恃耶余曰此正所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予論誠迂矣倘亦蒙知者之相顧而咀之識之或亦可為天年之一助否

中興論又十九

試觀天地之道有盈有虛有消有長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此即天運之循環而天亦不能違者故有先天之說也先天有定數君子知命固當聽乎天也若後天之道則參贊有權人力居多矣何以見之第就國家之

否泰可證人身之壽夭雖曰天步多艱無成不敗然如商周漢晉唐宋相傳國運皆有中興人道豈無再振消長一理小大皆然嘗聞之康節先生云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則此中人事不為不多也而何以興復僅見止此數代是亦由知道者少而不知道者之多耳彼知道者既以得人又以得天得人即所以得天也不知道者既不知本又不知末既以失之而終不知其所以失也至若身命之謀則舉世之

人孰不愛命而每多耽悞者其不知道亦猶是耳欲明其道可無言乎然言而無證則人多不信故借此國運之徵用效遒人之鐸試論國家之衰也或以人心之離或以財用之匱或以兵戈之殘傷或以優柔之曠廢而人之亨否無非一理夫在國曰人心在人曰神志故曰事其神者神去之體其神者神居之知生氣之主在乎心此元神之不可不養也又在國曰財用在人曰血氣氣為陽陽主神也血為陰陰主形也血氣若衰則形神

俱敗此營衛之毫釐當惜也又在國曰兵戈在人曰剋伐夫兵者凶器也剋伐者危事也未有日加剥削而不致傷殘元氣者此消耗之不可不慎也又在國曰優柔在人曰疑貳今日云姑且明日云將就豈不僉云穩當然致坐失機宜變生倐忽又焉知躭閣之大害此當機之不可不斷也凡此數者姑亦言其大約至若人之大數則猶有先天後天之體用而興亡之應變則來培來覆亦莫匪人之自為耳何謂先天如内經曰人生十歲

血氣始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氣血方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五臟大定血脉盛滿故好步四十臟腑經脉其盛已定腠理始踈故好坐五十肝氣衰故目不明六十心氣衰故好卧七十脾氣衰八十肺氣虚故言善誤九十腎氣竭百歲五臟六腑皆虚神氣皆去故形骸獨居而終矣此即先天之常度是即所謂天年也天畀之常人人有之其奈今時之人自有知覺以來恃其少壯何所不為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無窮精氣之生

息有限而耗損無窮因致戕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者百中果見其幾殘損有因惟人自作是即所謂後天也然而所喪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且此非逆天以强求亦不過復吾之固有得之則國運人運皆可中興不有明哲誠難語此失之則落花流水逝而罔覺一衰即已良可寒心所以易重來復正為此也然來復之道其道何居蓋在天在人總在元氣但使元氣無傷何虞衰敗元氣既損貴在復之而已常見今人之

病亦惟元氣有傷而後邪氣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客主相持之理從可知矣凡虛邪之辨如情志之消索神主於心也治節之不行氣主於肺也筋力之疲困血主於肝也精髓之耗減骨主於腎也四肢之軟弱肌肉主於脾也損其一淺猶膚腠也損其二深猶經絡也損其三四則連及臟腑矣當其微也使不知徙薪牖户則將為江河將尋斧柯恐無及於事矣故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為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尚餘强半

敢云心得歷驗已多是固然矣然而修理之說亦豈易言修國家良臣不易修身命良醫亦難第觀從古至今數千年來凡得醫之全量者為誰而今則曰此醫也彼亦醫也又何良醫之多也醫難言矣其毋為良醫之所惑

逆數論二十

予嘗讀易而閱諸夫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由是黙會其理而知天人之道得以無窮無息

者無非賴此逆數耳何也蓋自太極初分兩儀以判一動一靜陰陽見矣陰陽之體為乾坤陰陽之用為水火乾坤定對待之交易故一在上而一在下水火蕩流行之變易故一主降而一主升夫如是斯得循環無已總之而為天道散之而為人道而大易之義所以無微不在也姑無論其他而但以性理明之則總由變易之數夫變易之數即升降之數也變易之所以無窮者降以升為主是即所謂逆數也若無此逆則有降無升流而

不返而大道如環何所賴乎由是逆順交變則陽與陰對熱與寒對升與降對長與消對進與退對成與敗對勤與惰對勞與逸對善與惡對生與死對凡此一逆一順其變無窮惟從逆者從陽得生從順者從陰得死君如不信第詳考伏羲卦氣之圓圖其義昭然可見也觀其陽盛之極自夏至一陰初姤由五六七八歷巽坎艮坤天道從西右行則陽氣日降萬物日消者此皆順數也順則氣去即從陰得死之道也幸而陰剥之極自冬

至一陽得復由四三二一歷震離兑乾天道從東左旋則陽氣日升萬物日盛者此皆逆數也逆則氣來即從陽得生之道也此天道之徵固如是矣若以人道言之則人道本乎天道天心即是人心第天有陰霾能蒙日月人有愚昧能勝聰明故每多從順者喜其易也喜其逸也每多避逆者畏其難也畏其勞也彼大人之見則不然如尊貴莫若帝王可以逸矣可以縱矣而堯舜之惟微惟危顧何必諄諄乎在念智慧莫若聖人可無勞

矣可無畏矣而孔子之戒慎恐懼又何必拳拳乎在心
此無他惟其代天工主人極總知夫順不可從從順則
流逆不可舍舍逆則退也由此觀之乃知士而舍逆則
有屈而無伸農而舍逆則有種而無穫工而舍逆則有
粗而無精商而舍逆則有散而無聚再由此而推廣之
則凡曰修身齊家凡曰治國平天下進一步則日以就
成退一步則日以就敗有源有流其可任其長逝而不
思砥柱之良圖乎此人道之攸係又如是矣然言天言

人總言夫生道也而保生之道莫先於醫醫欲保生其堪違陽道乎其堪倍逆數乎然醫貴圓通安容執滞非曰盡不從陰也從陰正以衛陽也非曰盡不用順也用順亦以成逆也性命玄關此為第一獨念有醫名丕著之輩猶然昧此而妄言左道舊傳至今因致傷生遺害非淺者謂非軒岐之魔不可也嗟嗟有心哉其誰乎苟得其人可與談還悟道矣儻亦以吾言為然不

反佐論二十一

用藥處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軒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權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後世醫家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是不可不辨也觀内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病有微甚亦有眞假先從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後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

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拒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王太僕註曰熱因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不得前則以熱藥冷服下嗌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

攻治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凡此數者皆内經反佐之義此外如仲景治少陰之利初用白通湯正治也繼因有煩而用白通加猪膽汁湯反佐也其治霍亂吐利脉微欲絶者初用四逆湯正治也繼因汗出小煩而用通脉四逆加猪膽汁湯反佐也又如薛立齋治韓州同之勞熱余嘗治王蓬雀之喉痺皆其法也若今諸家之

所謂反佐者則不然姑即時尚者道其一二以見之
如近代之所宗所法者謂非丹溪之書乎觀丹溪之
治呑酸證必以炒黄連為君而以吴茱萸佐之其治
心腹痛證謂宜倍加山梔子而以炒乾薑佐之凡此
之類余不解也夫既謂其熱寒之可也而何以復用
乾薑茱萸既謂其寒熱之可也而何以復用黄連梔
子使其病輕而藉以行散即或見效豈曰盡無使其
病重人則但見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熱自相矛

盾一左一右動皆掣肘能無悮乎矧作用如此則其效與不效必且莫知所因而宜熱宜寒亦必從違奚辨此其見有不眞故持兩可最是醫家大病所當自反而切戒者也或曰以熱導寒以寒導熱此正得內經反佐之法人服其善予言其非何其左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妙子亦願聞其詳乎當為再悉之夫反佐之法即治病之權也儒者有經權醫者亦有經權經者日用之常經用經者理之正也權者制宜之權變用

權者事之暫也此經權之用各有所宜誠於理勢有不得不然而難容假借者也藥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權之道必於正經之外方有權宜亦因不得不然而但宜於暫耳豈果隨病處方卽宜用乎然則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蓋正治不效者宜反也病能格藥者宜反也火極似水者宜反也寒極反熱者宜反也眞以應眞假以應假正反之道妙用有如此也設無格拒假證自當正治何以反為不當權而用權則悖理

反常不當反而佐反則致邪失正是烏可以混用耶甞觀軒岐之反佐為𥿢經權之道也後世之反佐徒開雜亂之門也至其變也則涇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熱並用者以之攻補兼施者以之甚至廣絡妄投十寒一暴無所不謬皆相藉口此而不辨醫乎難矣於戲此道失真其來已久安得願聞精一者與談求本之道哉是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因筆識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載傷寒門○薛立齋治

韓州同按在虛損門○余治王蓬雀按在喉痺門

升陽散火辨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陽散火者有曰滋陰降火者夫火一也而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則從陽降則從陰而升降混用能無悖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竇亦千古之兩端而未聞有達之者夫火之為病有發於陰者有發於陽者發於陰者火自內生者也發於陽者火自外致者也自內生

者為五内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為風熱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見火證無分表裏必曰木火同氣動輒稱為風熱多用升陽散火之法嗚呼此似近理孰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無容混也夫風熱之義其說有二有因風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風者因風生熱者以風邪外閉而火鬱於中此外感陽分之火風為本而火為標也因熱生風者以熱極傷陰而火達於外此内傷陰分之火火為本而風為標

也經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見外感之火當先治風風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內生之火當先治火火滅而風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為之則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閉固愈甚內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當此其內因外因自有脉證可詳辨也余閱方書所見頭目口齒咽喉臟腑陰火等證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從逆兼施獨不慮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從者忌逆逆者忌從乎經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又曰病生於内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内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處治宜抑者則直從乎降宜舉者則直從乎升所以見效速而絶無䟘延之患亦不過見之眞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經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謂非兩端之悞之也乎明者於此最當辨也

夏月伏陰續論二十三

夏月伏陰在内此本天地間陰陽消長之正理顧丹溪

特為此論而反乖其義因以致疑於人其謂何也觀

其所論曰人與天地同一槖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

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

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

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世言夏月伏陰

在内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涼看其悮甚矣且其

時陽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若於

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此丹溪之言慮是固然矣若以陰冷二字為悞而夏月禁用溫熱此則余所不服也何以見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陰陽陰陽之變惟此消長故一來則一往一升則一降而造化之機正互藏為用者也經曰陰主寒陽主熱又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此本陰陽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陽盡浮於外則陰伏於內矣陰盛則陽衰也非寒而何陽浮於外則氣虛於中矣

氣虚即陽虚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顯然者則在井泉之水當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則溫盛夏之炎蒸而井源則冷此非外寒内熱外熱内寒之明騐乎此又歲歲皆然主氣之常候也至若主氣之外又有客氣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備寒暄遞遷氣更應異如伏明之紀寒清數舉卑監之紀風寒並興堅成之紀陽氣隨陰治化流衍之紀寒司物化天地嚴凝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寒清時舉太陰司天地

迺藏陰太寒且至等義是無論冬夏皆有非時之氣以動為民病者也又豈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謂之無寒而禁用溫熱乎且伏陰之義本以陰陽對待寒熱為言若但以陰字為虛則夏月伏陰宜多虛證冬月伏陽即無虛矣豈其然乎又若夏月宜禁溫熱則冬月宜禁寒涼無待言也今見四時之病盛夏每多吐瀉深冬偏見瘡疹諸如此類豈非冬多內熱夏多中寒乎總之夏有熱證亦有寒證冬有實證亦有虛證

雖從時從證貴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陰之義此實天人之同氣疾病之玄機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論則於理反悖而何切於用即無此論亦何不可近見徐東皋亦述丹溪之説云夏月無寒世人不察而用温熱為世通弊若謂夏月伏陰宜服温熱則冬月伏陽宜用寒涼然則孟子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亦不足信歟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過借喻内外原非用析陰陽而徐氏曲引為證獨不思經

文易義儻相背乎内經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曰此皆陰陽表裏内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又如周易之兩儀有陰必有陽也兩儀而四象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在泰之義則曰内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之義則曰内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由此觀之則丹溪之論東皐之引證皆吾之

所不信也故復為此續論

陽不足再辨二十四

原天地陰陽之化生實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補救之妙用誠吾道代天之大權使我於此而見理不真則加氷用湯反成戕賊害有不可勝言者予自初年甞讀朱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未嘗不服其高見自吾漸立以來則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來則始知其大謬矣故予於類經求正錄中附有大寶論一篇

正所以救其謬也然常恐見淺言偏遺殃後世每懷疑懼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數載斧削無聞見信明賢庶竊自慰茲於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傳訓數言詢其姓氏則知為三吳之李氏也誦其指南則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確論而茲張子乃反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豈矯强以自衒歟抑别有所本歟姑無勞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証之則是非立見

矣如人自有生以來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經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於八八女血凈於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猶頼以不死者惟此氣耳夫氣為陽精血陰也精血之來既遲在氣後精血之去又早在氣先可見精已無而氣猶在此非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明驗乎以是知先賢之金石本非謬而後學之輕妄何容易也予聞此説益增悲嘆悲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動人聽而無不擊節稱善也紫可亂朱莫此

為甚使不辨明將令人長夢不醒而性命所係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經駁正終不昭明幸因其說得啟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卽李子之言以辨之如其以精為陰以氣為陽本非誣也第其所覷在眉睫則未免錯認面目而呼張作李矣不知精卽水也水卽陽也若以水火言則水誠陰也火誠陽也若以化生言則萬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後天皆本於是而水卽陽之化也何以

見之如水在五行則生於一天水在六氣則屬乎太陽此水之為陰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則陽强精衰則陽痿此精之為陰否再若養生家所重者惟曰純陽純陽之陽以精言也精若滲漏何陽之有此又精之為陰否又丹書云分陽未盡則不死分陰未盡則不仙亦言仙必純陽也若據李子之説則但盡洩其精便成純陽學仙之法豈不易乎誠可哂也葢李子之見但見陰陽之一竅未見陰陽之全體夫陰陽之

道以綱言之則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則縷析秋毫至大至小無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濁對待言則氣為陽精為陰此亦陰陽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則凡精血之生皆為陽氣得陽則生失陽則死此實性命之化源陰陽之大綱也人之生也譬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繼而生枝葉再而生花實及其衰也花實落而枝葉存以漸而凋也此草木之盛衰有時故曰生長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猶是

耳初而生嬰孩繼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猶存以漸而終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時故曰生長壯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則自幼至老凡在生者無非生氣為之主而一生之生氣何莫非陽氣為之主而但有初中之異耳若以人之精至為陰至豈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陰至耶而枝葉未凋即草木之陽在耶且陽氣在人即人人百歲亦不過得分内之天年而今見百人之中凡盡天年而終者

果得其幾此其夭而不及者皆非生氣之不及耶而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陽强則壽陽衰則夭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難得而易失者惟此陽氣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氣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觀天年篇曰人生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夫形陰也神氣陽也神氣去而形猶存此正陽常不足之結局也而可謂陽常有餘乎至若精氣之陰陽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可分者如前云清濁對待

之謂也不可分者如修煉家以精氣神為三寶葢先天之氣由神以化氣化精後天之氣由精以化氣化神是三者之化生互以為根本同一氣此所以為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氣善治氣者能使氣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再若寒熱之隂陽則不可不分葢寒性如氷熱性如炭氷炭不謀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氣之隂陽有不可離寒熱之隂陽有不可混此醫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隂

陽言賦稟之元氣也寒熱之陰陽言病治之藥餌也

今欲以不足之元陽認作有餘而云火則相習以苦

寒之劣物用為補劑以滋陰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氣

果能堪此無窮之陰剝否啞子喫黃連無容伸訴者

四百年於兹矣夫以有望之丹溪言且若此而矧其

他乎古人云非聖之書不可讀此其尤甚者也然天

地陰陽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則災害至矣而余

謂陽常不足豈亦非一偏之見乎蓋以丹溪補陰之

說謬故不得不為此反言以救萬世之生氣夫人之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陽氣無陽則無生矣然則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陽氣為寶即日慮其虧亦非過也而余謂陽常不足者蓋亦惜春之杞人耳茍誠見左仍望明賢再駁

小兒補腎論二十五

觀王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蓋小兒禀父精而生男至十六而腎始充滿既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

之若受胎之時禀之不足則無可補禀之原足又何待於補耶嗚呼此言之謬謬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即精也精即形也治精即所以治形治形即所以治精也第時有初中則精有衰盛故小兒於初生之時形體雖成而精氣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後天癸至天癸既至精之將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兹以其未盛而遽謂其無精也可乎且精以至陰之液本於十二臟之

生化不過藏之於腎原非獨出於腎也觀上古天眞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此精之所源其不止於腎也可知矣王節齋止知在腎而不知在五臟若謂腎精未泄不必補腎則五臟之精其有禀賦之虧人事之傷者豈因其未泄而總皆不必補耶夫小兒之精氣未盛後天之陰不足也父母之多慾水虧先天之陰不足也陰虛不知治本又何藉於人為以調其元贊其化乎此本原之理有當深察者

如此再以小兒之病氣論之凡小兒之病最多者惟驚風之屬而驚風之作則必見反張戴眼斜視抽搐等證此其為故總由筋急而然蓋血不養陰所以筋急真陰虧損所以血虛此非水衰之明驗乎夫腎主五液而謂血不屬腎吾不信也肝腎之病同一治今筋病如此而欲舍腎水以滋肝木吾亦不信也且太陽少陰相為表裏其經行於脊背而為目之上綱今以反折戴眼之證偏多見於小兒而謂非水臟陰虛

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陽邪亢極陰竭則危臟氣受傷腎竅則死此天根生息之基尤於小兒爲最切然則小兒之病其所關於腎氣者非眇而顧可謂小兒無補腎法耶决不信决不信

景岳全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景岳全書卷三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楝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景岳全書卷二

明 張介賓 撰

傳忠錄下

命門餘義二十六 共六條

命門之義內經本無惟越人云腎有兩者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也余以其義有未盡且有

可疑故著有三焦胞絡命門辨附梓類經之末似已盡其槩矣然而猶有未盡者恐不足以醒悟後人兹因再悉其蘊條列于左

一命門為精血之海脾胃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藏六腑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正為

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氣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後觀東垣曰補腎不若補脾許知可曰補脾不若補腎此二子之說亦各有所謂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門有火候即元陽之謂也即生物之火也然禀賦有强弱則元陽有盛衰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兹姑以大綱言之則一陽之

元氣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濩乃各見其候葢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竈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產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人於此也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則有一分之虧而凡壽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無不由此元陽之足與不足以為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竈釜者凡飲

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强則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釡使不其然則何以朝食午即化午食申即化而釡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竃釡之少一炬則遲化一頃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然不化即其證也故脾胃之化與不化及飲食之能與不能亦總由陽明之氣有强與不强而陰寒之邪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隔或嘔或十化其三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噯腐而食氣不變

或腹疼肚痛而終日不饑或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
葢化則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留滯運行則為氣為
血留滯則為積為痰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乎而
何以不健謂非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
吞酸噯腐等症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為胃火餘燼
其幾尚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上焦如太虚
者凡變化必著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葢此火
生氣則無氣不至此火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下

則温煖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五官治而萬類盛陽衰則陰勝而陽為陰抑故聰明奪而神氣滅而凡人之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非陽德為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謂也○此以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而何以皆歸之命門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此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此實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榮

在根柢竈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陽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矣火而無根即病氣也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為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極畏寒若使命門陰勝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致遊散不歸而為煩熱格陽等病凡善治此者惟從其性但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故曰甘溫除大熱正此之謂也奈何昧

者不明此理多以虛陽作實熱不思溫養此火而但知寒凉可以滅火安望其尚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斃耶此實醫家第一活人大義既從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有客熱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難是本非正氣火候之謂也學者於此當深明邪正二字則得治生之要矣

一命門有生氣即乾元不息之幾也無生則息矣葢陽主動陰主靜陽主升陰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得生

氣惟靜惟降所以陰得死氣故乾元之氣始於下而盛於上升則向生也坤元之氣始於上而盛於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子中而前升後降陰生午中而前降後升此陰陽之岐相間不過如毛髮及其竟也則謬以千里而死生之柄實惟此毫釐升降之幾耳又如水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冰成冰則降無不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也至若人之生氣則無所不在亦無所不當

察如藏府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聲音有生氣脉息有生氣七竅有生氣四肢有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不可辨衰者速培猶恐不生尚堪伐乎而况其甚者乎故明師察此必知孰者已虧孰者猶可孰者能益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務思病氣雖如此生氣將如何見在雖如此日後將如何使不有原始要終之明則皆寸光之流耳雖然此徒以

斯道為言也而斯道之外猶有說焉夫左氣者少陽之氣也少陽之氣有進無退之氣也此氣何來無非來自根本此氣何用此中尤有玄真葢人生所貴惟斯氣耳而出入之權在呼吸斯氣數之寳藏也河車之濟在轆轤賓轉運之神機也其進其退其得其失總在生息之間而彭殤之途於斯判矣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生氣之謂也予見遭剝於是者不可勝紀故特明其義於此

一命門有門戸為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廪不藏者是門戸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黒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是可見北門之主總在乎腎而腎之政令則總在乎命門盖命門為北辰之樞司陰陽之柄陰陽和則出入有常陰陽病則啓閉無序故有為癃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有為滑泄不禁者以陽虚

火敗收攝之無主也陰精既竭非壯水則必不能行陽氣既虛非益火則必不能固此固其法也然精無氣不行氣無水不化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慧者之神悟有非可以筆楮盡言者

一命門有陰虛以邪火之偏勝也邪火之偏勝緣真水之不足也故其為病則或為煩渴或為骨蒸或為欬血吐血或為淋濁遺泄此雖明是火證而本非邪熱實熱之比葢實熱之火其來暴而必有感觸之故虛

熱之火其來徐而必有積損之因此虚火實火之大有不同也凡治火者實熱之火可以寒勝可以水折所謂熱者寒之也虚熱之火不可以寒勝所謂勞者温之也何也葢虚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陽得平而病自可愈若欲去火以復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可復而並火去之豈不陰陽兩敗乎且苦寒之物絶無升騰之生氣而欲其補虚無是理也故予之治此必以甘平之劑專補真陰此雖未必即愈自

可無害然後察其可乘或暫一清解或漸加温潤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則熱可退肺漸潤則嗽漸寧方是漸復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但知知柏為補陰則愈敗其腎而致泄瀉食減必速其殆矣

誤謬論二十七

經曰揆度奇恒道在於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此即斯道中精一執中之訓也凡天人之學總無出此矧醫之為道性命判於呼吸禍福决自指端此於人生關

係較之他事為尤切也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見此識誠不可猜摸嘗試以誤生靈矧立法垂訓尤難苟且倘一言失當則遺禍無窮一劑妄投則害人不淺此誤謬之不容不正也賓自從斯道嘗稽往古所見岐軒之下凡明良繼出何代無之然必欲求其得中者則舍靈素之外似亦不多其人葢竊見相傳方論每多失經意背經旨斷章取義假借數語以飾一偏之詭說者比比其然此總屬意見有不到至理有未明

故各逞胸臆用示已長致令斯道失中大違精一之義此則醫之於人亦何賴焉是豈知道本一源理無二致自一源而萬變則萬變仍歸於一自二致而錯亂則錯亂遂岐為兩故言外有理理外亦有言如理有在而言不能達者此言外之理也有可以言而不可以行者此理外之言也然理外豈別有言乎第以疑似之間加之便佞則真為偽奪而道傍之築從來有矣如古之楊墨異端今之傳奇小說謂皆非理外

之言乎言可假借則是非亂而强辯出由是賢者固執愚者亦固執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此賢者之固執也其有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必不知反必不可移者此愚者之固執也執中者見事之艸則不得不言以利害所關不容已也邪僻者見人之長則反詆其短以鄙陋不伸不肯已也千古來是非邪正每為此害㸃以惟類知類而當局者亦難其人耳然此輩雖云偏拗猶知傍理自非曳

白者所能其槩此中尚有全不知脉絡而止識皮毛者亦且囂囂偏能宜俗是不過見熱則用寒見寒則用熱見外感則云發散見脹滿則云消導若然者誰不得而知之設醫止於是則賤子庸夫皆堪師範又何明哲之足貴乎嗟嗟朱紫難辨類多如此予因遡源稽古即自金元以來為當世之所宗範者無如河間丹溪矣而且各執偏見左說盛行遂致醫道失中者迄今四百餘年矣每一經目殊深扼腕使不速為

救正其流弊將無窮也茲姑撮其數條以見倍理之談其有不可信者類如此庶乎使人警悟易轍無難倘得少補於將來則避諱之罪亦甘為後人而受之矣

辨河間二十八 共九條

劉河間原病式所列病機原出自内經至真要大論葢本論詳言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之理而以病機一十九條總於篇末且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瀉之

虚者補之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是可見所言病機亦不過挈運氣之大綱而此中有無之求虚實之異最當深察總惟以和平為貴也故五常政大論又詳言五運三氣之辨則火之平氣曰升明火之太過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此虚火實火之辨則有如冰炭之異而内經不偏不倚之道固已詳明若是柰河間不能通察本經全旨遂單採十九條中一百七十六字演為二百七十七字不辨虚實不察盛衰悉以實

火言病著為原病式以訖於今夫實火為病固為可畏而虛火之病尤為可畏實火固宜寒涼去之本不難也虛火最忌寒涼若妄用之無不致死矧今人之虛火者多實火者少豈皆屬有餘之病顧可槩言為火乎歷觀唐宋以前原未嘗偏僻若此繼自原病式出而丹溪得之定城遂目為至寶因續著局方發揮及陽嘗有餘等論即如東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與元氣不兩立此後如王節齋戴原禮輩則祖述相傳

徧及海内凡今之醫流則無非劉朱之徒動輒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氣敗人元陽殺人於冥冥之中而莫之覺也誠可悲矣即間有一二特達明知其非而惜人陽氣則必有引河間之説而羣吠之者矣何從辨哉矧病機為後學之指南既入其門則如夢不醒更可畏也醫道之壞莫此為甚此誤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筆於此並再辨其畧于左

一河間論吐酸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

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也而俗醫主於温和脾胃

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云云

賓謂吐酸呑酸等證總由停積不化而然而停積不

化又總由脾胃不健而然脾土既不能化非温脾健

胃不可也而尚可認為火盛耶且妄引經文為證其

謬孰甚本證别有詳辨具載呑酸門所當互閲

一河間論瀉痢曰瀉白為寒青紅黄赤黒皆為熱也大

法瀉利小便清白不濇為寒赤色者為熱又完穀不

化而色不變吐利腥穢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濇身涼不渴脉遲細而微者寒證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小便赤黄而或濇者熱證也凡穀消化者無問色及他證便為熱也寒瀉而穀消化者未之有也或火主疾速而熱甚則傳化失常穀不能化而飱泄者亦有之矣○又曰痢為濕熱甚於腸胃怫熱鬱結而成或言下痢白為寒者誤也若果為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為膿也如世之穀肉果菜濕熱甚則自

然腐爛化為濁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為膿血也

據河間此說似是而非誤人不淺夫瀉白為寒人皆知也而青挾肝邪脾虛者有之豈熱證乎紅因損藏陰絡傷者有之豈盡熱乎正黃色淺食半化者有之豈熱證乎黑為水色元陽衰者有之豈熱證乎若此者皆謂之熱大不通矣且凡瀉痢者水走大腸小水多濇水枯液涸便尿多黃此黃濇之證未必皆由熱

也亡液者渴亡陰者煩此煩渴之證未必盡為熱也
至如完穀不化澄澈清冷誠大寒矣然人有偶以寒
邪傷藏或偶以生冷犯脾稍失温和即病瀉痢者此
本受寒然未必即大寒證也且凡脾胃初傷陽氣猶
在何能卒至清冷遂成完穀不化若必待清冷不化
始云為寒則陽已大敗又豈無漸寒而遽至若是哉
夫漸寒者即寒證也此等證候犯者極多若作熱治
必用寒凉夫既以生冷傷於前復以寒凉敗於後乃

至冰堅於霜而遭其厄者皆此論之殺之也再觀其前條則猶云瀉白為寒也觀其後條則又云或言下痢白為寒者誤也然則凡治此者舍清凉之外則必無寒證矣謬甚謬甚〇又若寒則不能消穀及穀化為膿之說則尤為不妥夫飲食有時本當速化此自胃氣之常人皆賴之以為生也若化覺稍遲便是陽虛之病又何待不能消穀而始為寒乎矧以所下膿垢原非穀之所化葢飲食入胃凡其神化而歸於營

衛者乃為膏血其不能化而留於腸胃者惟糟粕耳此其為精為穢本自殊途是以糟粕不能化膿從可知矣且垢亦非膿而實腸藏之脂膏也何以知之近有偶病而服硝黄等藥者隨瀉而下必有如膿之垢又或偶患泄瀉者於一二日間即有此垢豈熱化之膿其速有如此乎又如久痢不已或經年累月不能痊可而每日所下皆有膿垢者豈熱化之膿可以久延如此乎此其非膿也明矣既知非膿安得皆云為

熱此葢以腸藏受傷而致膏脂不固隨剝隨下所以如此若不為之安養藏氣而再用寒凉以治其熱則未有不藏氣日敗而必至於死故今之治痢多危者率受此害最當察也

一河間曰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説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豈能寒熱俱甚於腸胃而同為痢乎如熱生瘡瘍而出白膿者豈可以白為寒歟由其在皮膚之分

屬肺金故色白也在血脈之分屬心火故為血瘕也在肌肉屬脾土故作黄膿在筋部屬肝木故膿色帶蒼深至骨屬腎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隨五藏之部而見五色是謂標也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深淺而已大法下廹窘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濇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

據此說以五色分五藏其理頗通若謂本則一出於熱則大不通矣且五藏之分五色之證則猶有精義

余因其說並為悉之夫瀉出於臟無不本於脾胃脾胃之傷以五氣皆能犯之故凡其兼赤者則脾心證也兼青者脾肝證也兼白者脾肺證也兼黑者脾腎證也正黄者本藏證也若以脾兼心火乘土也其土多熱言火可也以脾兼肝土受尅也其土多敗非火也以脾兼腎水反尅也其土多寒非火也以脾兼肺母氣泄也其土多虚非火也本藏自病脾受傷也其土多濕非火也此兼證之盛衰其逆順有如此且凡

脾腎之强者有實熱脾腎之弱者皆虛寒此藏氣之可辨也矧火本熱也而尚有虛火實火之異風本陽也而亦有風熱風寒之異土本乎中氣也而亦有濕熱寒温之異至於金之寒水之冷同歸西北之化則其寒多熱少理所必致豈可謂五藏之痢本則一出於熱乎因致寒證之含寃者此言之不得辭其責也

又赤白義詳後丹溪條中

一河間曰夫治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

辛熱佐之則可葢辛熱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勝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為君以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

據河間此說最為治痢之害又觀其所著藥性則曰諸苦寒藥多泄惟黃連黃柏性冷而燥故自丹溪而後相傳至今凡治痢者舉世悉用寒凉皆此說之誤之也毋論其他姑以苦能燥濕一言辨之則河間之

見大左矣夫五味之理悉出内經内經有曰以苦燥之者蓋言苦之燥者也河間不能詳察便謂是苦皆燥而不知内經之言苦者其性有二其用有六如曰火生苦曰其類火其味苦曰少陽在泉為苦化少陰在泉為苦化曰濕淫於内治以苦熱燥淫於内治以苦溫是皆言苦之陽也曰酸苦涌泄為陰曰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曰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是皆言苦之陰也此其言性之二也又曰以苦

發之以苦燥之以苦溫之以苦堅之以苦泄之以苦下之此其言用之六也葢苦之發者麻黄白芷升麻柴胡之屬也苦之燥者蒼朮白朮木香補骨脂之屬也苦之溫者人參附子乾薑肉桂吳茱萸肉豆蔻秦椒之屬也苦之堅者續斷地榆五味訶子之屬也苦之泄者梔柏芩連木通膽草之屬也苦之下者大黄芒硝之屬也夫氣化之道惟陽則燥惟陰則濕此不易之理也豈以陰沉下降有如黄連黄柏之屬者以

至若大寒之性而猶謂其能燥有是理乎是但知苦燥之一言而不察苦發苦温苦堅苦泄苦下之五者抑又何也凡醫中之訛每有云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類如此因致後人治痢多不分寒熱虛實動以河間之法及其將危猶云血色如此何敢用温腹痛如此何敢用補死而無悟深可哀也誰之咎與誰之咎與

一河間腫脹條云腫脹者熱勝則胕腫如六月濕熱太

甚而庶物隆盛則水腫之義明可見矣

據此說豈其然乎夫腫脹之病因熱者固有之而因寒者尤不少葢因熱者以濕熱之壅而陰道有不利也因寒者以寒濕之滯而陽氣有不化也故經曰藏寒生滿病又曰胃中寒則脹滿是皆軒岐之言也由此觀之豈脹皆熱病耶且庶物隆盛乃太和之陽化以此擬形質之强壯則可以此擬胕腫之病象擬亦左矣

一河間曰戰慄動揺火之象也慄寒慄也或言寒戰為脾寒者未明變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熱甚亢極而戰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慄也然寒慄者由火甚似水實非兼有寒氣也

據此說則凡見寒戰皆為火證而何以經曰陰勝則為寒又曰陽虚畏外寒又曰陽虚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又曰陽明虚則寒慄鼓頷也凡此者皆屬經言而河間悉言為火其然否可知也

一河間曰驚者心卒動而不寧也所謂恐則喜驚者恐則傷腎而水衰心火自甚故喜驚也

據此所云恐則喜驚恐則傷腎然經曰肝氣虛則恐又曰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夫肝氣既虛腎氣既傷而復見氣下氣亂無非陽氣受傷之病陽氣既傷則何由心火遽甚而驚則皆由火也即曰恐即傷腎不能滋養肝木而肝虛則驚又何不可且腎水獨衰者有之豈必水衰即火盛也今常見驚恐之人必陽痿遺

溺其虛可知然因火入心而驚者固亦有之未有因恐而驚者皆可指為火證則倍理甚矣

一河間曰虛妄者以心火熱甚則腎水衰而志不精一故神志失常如見鬼神或以鬼神為陰而見之則為陰極脫陽而無陽氣者此妄意之言也

據此一說則凡以神魂失守而妄見妄言者俱是火證亦不然也夫邪火盛而陽狂見鬼者固然有之又豈無陽氣大虛而陰邪為鬼者乎難經曰脫陰者目

盲脫陽者見鬼華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

豈皆妄意之言乎何自信之如此也

辨丹溪 二十九 共九條

嘗見朱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論謂人生之氣常有餘血常不足而專以抑火為言且妄引內經陽道實陰道虛及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等文强以為證此誠大倍經旨大伐生機之謬談也何也蓋人得天地之氣以有生而有生之氣即陽氣也無陽

則無生矣故凡自生而長自長而壯無非陽氣為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是以陽盛則精血盛生氣盛也陽衰則精血衰生氣衰也故經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豈非血生於氣乎丹溪但知精血皆屬陰故曰陰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陽氣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陽氣之有餘由此慮之何不曰難成易虧之陽氣而反曰難成易虧之陰氣是何異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乎故其所立

補陰等方謂其能補陰也然知柏止堪降火安能補陰若任用之則戕伐生氣而陰以愈亡以此補陰謬亦甚矣及察其引證經文則何其謬誕若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内故陽道實陰道虚此太陰陽明論言脾之與胃生病有異以陽明主表太陰主裏凡犯賊風虚邪者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而外邪在表邪必有餘故曰陽道實也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而内傷藏氣藏

必受虧故曰陰道虛也此本經以陽主外陰主内而
言陽病多實陰病多虛有如此豈以天地和平之陰
陽而謂其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乎勉強引證此一謬
也又經曰至陰虛天氣絶至陽盛地氣不足此方盛
衰論言陰陽否隔之為病謂陰虛於下則不升下不
升則上亦不降是至陰虛天氣絶也陽亢於上則不
降上不降則下亦不升是至陽盛地氣不足也此本
以上下不交者為言亦非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謂

也且下二句猶或似之而上二句云至陰虛天氣絶則何以為解此更謬也以丹溪之通博而胡為妄引若此抑為偏執所囿而忘其矯强乎余陋不自覺而念切在道故不能為丹溪諱而摘正於此猶俟高明之評教

一丹溪相火論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隂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

動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之所為也故人自有知之後五志之火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内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而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虚則病陰絶則死

據丹溪此論則無非闡揚火病而崇其補陰之說也第於此而淺視之則若或近理故易動人於此而深味之則意識皆幻大是誤人余請精繹其義用解後

人之惑何如葢自一元初肇兩儀繼之則動靜於斯乎見而陽主動隂主靜也自兩儀奠位而五行布之則氣質各有所主而火主熱水主寒也此兩儀動靜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熱為兩儀之後天後天者變體也先後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言者其可混者如火本屬陽即言火為動若無不可也其不可混者以陽為元氣之大主火為病氣之變見而動乃陽之性道安得以性道為病變而言凡

動皆屬火也即自天人論之則曰天行健豈天動即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豈人動即火乎使天無此動則生機息人無此動則性命去又何可以火言動乎若謂之火則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謂凡動皆屬火則豈必其不動而後可乎夫以陽作火詞若相似而理則大倍矣故在丹溪則曰陰虛則病陰絶則死余則曰陽虛則病陽脱則死此幾微疑似中有毫釐千里之異臨岐者不可不詳察也或曰予言

雖是苐未達丹溪之意耳如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以致真陰受傷陰絶則死者豈非因動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慾之思動火者止有一證如慾念不遂或縱慾太過致動相火而為勞為瘵者誠有之也此外如五志之動皆能生火則不然也夫所謂五志者喜怒思憂恐也經曰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五藏既受此傷則五火何由而起又曰喜則氣散怒則氣逆憂則氣閉思則氣結恐則

氣下此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動則耗傷元
氣元氣既耗如此則火又何由而起故經曰五藏者
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
無氣則死矣是可見藏不可傷氣亦不可傷未聞傷
即為火也即云為火必有火證使無火證而但以動
字敷衍其說是何異捉影為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
馬鹿其間乎且常見五志所傷之人傷極必生戰慄
是葢以元陽不固神氣失守而然倘遇河間為之和

則又必謂戰慄皆生於火矣孰是孰非其幾如此能不為生民痛哉

一丹溪局方方揮曰相火之外又有藏府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

原經文五火之說乃解精微論中言厥病之目無所

見也謂其陽并於上陰并於下陰陽不交所以為厥厥者逆也由其陽逆於上則火不降陰逆於下則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陰之微精不勝五藏之陽逆此單言厥逆之為病也如此豈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又按二火之說乃逆調論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戰慄者名為骨痺謂其人腎氣素勝以水為事則腎脂枯而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又以肝為一陽心為二陽二藏皆有伏火則一水不勝

二火所以身雖寒而不凍慄此單言骨痺之為病也如此又豈陽常有餘之謂乎若以五火二火盡可引為火證則如下從容論中有云二火不勝三水者又將何以解之而何獨不引為言耶試以此問丹溪其將何以答予

一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又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為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為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

一二

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嘆息豈必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耶夫氣本屬陽陽實者固能熱陽虛者獨不能寒乎故經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又經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則其義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氣實與氣虛者孰為多寡則寒熱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諡之如心氣虛則神有不明肺氣虛則治節有不行脾氣虛則食飲不能

健肝氣虛則魂怯而不寧腎氣虛則陽道衰而精少志屈胃氣虛則倉廪匱而並及諸經三焦虛則上中下俱失其職命門虛則精氣神總屬無根凡此者何非氣虛之類氣虛即陽虛陽虛則五内不煖而無寒生寒所以多陽衰羸敗之病若必待寒氣寒食而始為寒證則將置此輩於何地夫病之所貴於醫者貴其能識生氣是誠醫家最大關而丹溪全不之察故無怪其曰氣有餘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氣不足便是

寒使其聞余之說尚不知以為然否

一丹溪格致餘論曰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八九據此說濕熱為病十居八九則無怪乎寒涼之藥亦宜八九矣此亦大謬之言也夫陰陽之道本若權衡寒往暑來無勝不復若偏熱如此則氣候亂而天道乖矣故軒轅帝曰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

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此氣交變大論之文豈亦其不足信乎

一丹溪夏月伏陰論曰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七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答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

據此一說則夏月止宜寒凉矣而何以帝曰服寒而

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然則丹溪止知治王氣而王氣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緃春夏之温熱秋冬之寒凉此四時之主氣也而風寒暑濕火燥此六周之客氣也故春夏有陰寒之令秋冬有温熱之時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所謂必先歲氣無伐天和亦此謂也豈丹溪止知有主氣而客氣之循環勝復又何以不知也然此猶以氣令言也至若人之血氣陰陽本自不同病之表

裏寒熱豈皆如一設以夏月得陰證而忌用溫熱冬月得陽證而忌用寒涼則其人能生乎是丹溪止知時熱宜涼而舍時從證又何以不知也觀其所論止言夏月忌溫熱不言冬月忌寒涼何其畏火之見主火之言一至於此

一丹溪局方發揮曰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曰下痢清白屬於寒夫熱為君火之氣火為相火之氣寒為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二屬水寒

者一故瀉痢一證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局
方專以熱濇為用若用於下痢清白而屬寒者斯可
矣經所謂下迫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
火所為其毒甚於熱也投以濇熱非殺之而何
據此說以二火一水言瀉痢之由殊未當也夫經言
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者謂暴瀉如注之下迫非腸澼
下痢之謂也觀太陰陽明論曰陰受之則為五臟下
為飱泄久為腸澼然腸澼言久豈同暴注而皆為熱

乎且内經所言瀉痢之證寒者極多今於泄瀉門詳列可考何丹溪俱不引證而獨引二火之說亦勉強矣及偏考内經則止有暴注下廹皆屬於熱一句並無暴注屬於火之文即或以屬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木金土水之年皆有此證又何以獨言火也葢其意專在火故借引經文以證其說而不知經言二火者本言六氣之理也豈以瀉痢一證為二火乎觀之經曰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何不曰洞泄熱中則其義可

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瀉痢為火者本出河間而丹溪宗之故變為此說戴原禮又宗丹溪故云痢雖有赤白二色終無寒熱之分通作濕熱治自此說相傳遂致諸家方論無不皆言濕熱而不知復有寒濕矣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書雖云多用熱澁然於實熱新邪豈云皆用此法觀其所載太平丸戊己丸香連丸薷苓湯之類豈非以寒治熱者耶又若真人養臟湯大巳寒丸胡椒理中湯之類皆有可用之法

其中隨證酌宜顧在用之者何如耳豈局方專以熱濇為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書之行乃宋神宗詔天下高醫各以效方奏進而成者此其中或過於粉飾者料不能無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火多者謂熱藥能殺人而余察其為寒多者則但見寒藥之殺人耳明者其深察之

一丹溪曰痢赤屬血自小腸來白屬氣自大腸來皆濕熱為本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

通用之法大承氣湯調胃承氣湯下後看其氣病血病而用藥氣用參朮血用四物痢五日後不可下脾胃氣虛故也壯實者亦可下

據此説以赤白言血氣而分屬大腸小腸其於五行之説則然而於病情之真則鑿矣蓋小腸為心之府宜其主血大腸為肺之府宜其主氣然水穀氣化於小腸豈小腸之非氣乎或於糞前而見血豈大腸之無血乎觀之經曰血者神氣也此非赤化於氣乎又

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為血乎葢白者赤者無不關乎血氣但其來淺者白而來深者則赤也故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衂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此自至理何其明顯而顧可以小腸大腸分血氣哉然此猶無礙亦不必深為之辨也至若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為通因通用法則此說不可槩言矣葢此證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豈以一二日間必可推蕩耶若病之可瀉者

必其元氣本强積聚多實則無論寒邪熱邪但得一推則邪從瀉去而氣本無傷故可瀉也使無此元氣無此脹實則無可言瀉者矣則强盛之人隨食隨化故飲食不易傷瀉痢不易犯即有所犯亦無不隨病而隨愈也其有易病者必其易傷者也易傷者必其本弱者也所以凡患瀉痢而有久延難愈者必其弱者多而强者少也是以治宜推蕩者亦不過數十中之一二耳且體弱之證亦有不同有微弱者有次弱

者有大弱者此其形氣脉息病因證候是實是虛自可明辨凡見脾腎不足而致瀉痢者則始終皆不可下若妄用之則徼者必甚甚者必死莫可解救此推蕩之不可輕用也誠見其致誤者不少矣即在丹溪亦曰余近年涉歷亦有大虛大寒者不可不知此丹溪晚年之一隙耳而亦知前言之過否

一丹溪痢疾門附錄曰諸有積者以肚熱纏痛推之諸有氣者以肚如蟹渤驗之究其受病之源決之對病

之劑大要以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脘為先不可遽用肉豆蔻訶子白术輩以補住寒邪不可投米殻龍骨輩以閉澁腸胃邪得補而愈盛故變證作所以日夕淹延而不已也

據此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脘三法亦不過言其大槩固未盡也至若補住寒邪之說則大有不通而且最易惑人為害不淺夫既受寒邪即當辨其虛實然實者必有實證本不宜補不宜補而補之則隨補隨甚

即顯見也又何待乎變證若因臟氣受傷者則無非
虛證即宜溫補益溫可以逐寒邪補可以健脾腎脾
腎既健寒邪既去則無不速愈何反有補住之理又
何有變證之說且溫補之法原不在米殼龍骨之屬
又豈止豆蔻白朮而已乎若執補住之說而禁用之
則必致虛者日虛而變證百出矣余所見者惟寒凉
變證之害不可勝紀或近則旬日遠則累月經年終
於殞命而後已未聞有以溫補變證而日夕淹延不

已者茲余年出古稀涉歷不少凡遇人言率多不分
虛實無不曰補住寒邪無不曰邪得補而愈盛正以
信之者多所以害之者甚因致抱疾之輩寧受寒凉
而死不顧温補而生究其所由實由乎此嗟嗟一言
關係有如是乎余切悲之今但反其說曰以寒遇寒
則留住寒邪邪得寒而愈甚理所必然遭此害者多
矣因特表其義謹以告諸惑者
又總原劉朱二家之說無非偏執言火故但見經文

有火字則必引以爲證凡如前列諸條果亦有一言合經意者否彼二子者既曰讀經何以不顧上下文而單扯一句便可著書妄言豈謂後世之人都無目耶抑舉世可欺耶抑性體之有未明耶謬已甚矣吾不得爲之解也自二子之說行而軒岐之受誣亦久矣何也以後人之遭毒於亡陽者必謂軒岐之誨之也使軒岐再起而見之能無眥裂而髮竪乎此時醫受病之源實河間創之而丹溪成之予爲此論蓋一則

為後人保生命一則為軒岐正道統一則為後生淺學知識未廣凡初見彼書者無不信為經訓多致終身受誤害可勝言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故單採二家之畧辨正於此而有餘未盡誠難悉也

論時醫 共三十三十一條

一時醫治病但知察標不知察本且常以標本藉口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是豈知內經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見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

可緩也孰當急也孰為今日之當急孰為明日之更當急也緩急既不知則每致彼此誤認尚何標本為言乎

一中風證悉由内傷本無外感既無外感必不可散若過用治風等藥則輕者必重重者必速死

一傷寒關係全在虚實二字實者易治虚者難治以其元氣本虚故邪不易解若治挾虚傷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虚愈虚則無有不死○若甚虚

者即徼補且無益而但以治標為主者必死

一傷寒陽經與陽證不同陽經者邪在表也陽證者熱在裏也若內無實熱脉候而以陽經作陽證妄用寒涼治其火因致外內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

一痢疾之作惟脾腎薄弱之人極易犯之夫因熱貪涼致傷藏氣此人事之病非天時之病也今之治痢者止知治天時之熱不知治人事之寒何也矧痢證多在秋深斯時也炎暑既消固不可執言熱毒秋涼日

至又何堪妄用寒凉凡若此者既不知人事又不知天時失之遠矣害莫甚矣當因予言而熟思之矣

一小兒血氣未充亦如苗萼之柔嫩一或傷殘無不凋謝故平時最宜培植不可妄行消導其或果有食滯脹痛則宜暫消果有風寒發熱則宜暫散果有實熱痰火則宜暫清此不得不治其標也舍此之外如無暴急標病而時見青黄羸瘦或腹膨儆熱溏泄困倦等證則悉由脾腎不足血氣薄弱而然而時醫見此

無非曰食積痰火而但知消導尤尚清凉日消日剝則元氣日損再逢他疾則無能支矣此幼科時俗之大病有不可不察者也

一小兒痘疹發熱此其正候蓋不熱則毒不能透凡其蒸熱之力即元氣之力故自起至化自收至靨無不賴此熱力為之主是誠痘疹之用神必不可少亦不必疑者也惟是熱甚而毒甚者則不得不清火以解其毒然必有内熱真火脈證方可治以清凉此不過

數十中之一二耳如無内熱而但有外熱此自痘家正候必不可攻熱以拔元氣之力以傷脾腎之源奈近代痘科全不知此但見發熱則無論虚實開口止知解毒動手止知寒凉多致傷脾而飲食日减及釁時泄瀉而斃者皆其類也此誤最多不可不察

一痘瘡不起如毒盛而不可起者此自不救之證不必治也若别無危證而痘不起者總由元氣無力但培氣血則無有不起近見痘科凡逢此證則多用毒藥

如桑蠶川山甲之類逼而出之見者以為奇效而不知起發非由根本元氣為毒所殘發泄太過內必匱竭以此誤人所當切省

一婦人經脉滯逆或過期不至總由衝任不足而然若不培養血氣而止知通經逐瘀則血以日涸而崩漏血枯等證無所不至矣

一凡情慾致傷多為吐血失血及或時發熱此真陰受傷之病若但知治火而不知治陰則陰日消亡而勞

瘵反成矣

一痰證必有所因是痰本不能生病而皆因病生痰也若止知治痰而不知所以生痰則痰必愈甚未有可消而去者也

一膨滿總由脾胃脾胃不虛未必即脹若但知消導則中氣愈虛而脹必日甚矣

一氣滯隔塞總屬脾虛不運故為留滯若不養脾而但知破氣則氣道日虧而漸成噎隔等病

一小水短赤惟勞倦氣虛及陰虛之人多有之若以此類通作火治而專用寒凉則變病有不可測矣

一脉虛證熱本非真火若作熱治而肆用寒凉則輕者必重重者必死

一病本大虛而治以微補藥不及病本無濟益若疑為誤而改用消伐則死

一病有緩急效有遲速若以遲病而求速效則未免易醫易醫多則髙明本少庸淺極多少不勝多事必敗

矣

一任醫須擇賢者而於危急之際尤不可苟若彼宵小之輩惟妄衒已長好翻人按不幸遇之多致淆惑是非生命所係不淺

一經曰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堅盛者傷於食此本以陽明太陰之脉分言表裏而王叔和以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因致後人每以左脉辨外感右脉辨内傷豈左無内傷而右無外感乎謬甚謬甚

一經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一病人善服藥者聞其氣嘗其味便可覺宜否之優劣固無待入腹而始知也獨憫乎無識無知者但知見藥服藥而不知藥之為藥但知見醫求醫而不知醫之為醫亦可悲矣

京師水火說 三十一

水火者養生之本日用之物用水火而不察其利病則

適足以傷人而實人所不知也故水品分差等火性言
優劣固非欺我者也姑無論其他試以燕京之水火言
之凡水之佳者得陽之氣流清而源遠氣香而味甘水
之劣者得陰之性源近而流濁氣穢而味苦而京師之
水則有兩種曰甜水曰苦水是也即其甜者亦未甚佳
而其苦者乃為最劣葢水之味苦者以其多鹻試取墻
壁間白霜火之皆燃水中所有即此物也即樸硝也其
性則五金八石皆能消化因而命名曰硝故善於推蕩

積滯攻破癥堅凡脾弱之人服之多泄是所驗也使無其實而朝夕用之以養生吾恐人之藏府有更非五金八石之可比其為潛消暗耗剝人元氣於罔覺之中大有可畏者或曰未必然果若所云則吾未見斯地之乏人亦未見斯地之皆病何子之過慮也予曰噫此正所謂罔覺也請以壽夭而紀其驗則水土清甘之處人必多壽而黄髮兒齒者比比皆然水土苦劣之鄉暗折天年而耄耋期頤者目不多見雖曰壽鄉未必全壽天鄉

未必皆夭若以强者而滋養得宜豈不更壽弱者而飲食不佳豈不更夭遠者不能槩知第以京師較之吾鄉則其壽夭之殊不無大有徑庭矣職此之由謂非水土之使然與又若火之良否原自不同故先王取用四時有異惟是京師用煤必不可易雖用煤之處頗多而惟京師之煤氣性尤烈故每薫人至死歲歲有之而人不能避者無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師地寒房室用紙密糊人睡火坑煤多爇於室内惟其房之最小而

最密者最善害人其故何也盖以水性流下下而不泄則自下滿而上火性炎上上而不泄則自上滿而下故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後其氣漸滿下及人鼻則閉絶呼吸眛然長逝良可慨憫凡欲避其毒者惟看房室最密之所極為可慮但于頂槅開留一竅或于窓紙揭開數楞則其氣自透去不能下滿乃可無慮矣然總之窓隙不如頂槅為其透氣之速也設有中其毒者必氣閉聲掙不能自醒速當呼之飲以凉水立可解救或

速令仆地使其鼻吸地氣亦可解救然待其急而救療恐有遲誤而無濟於事孰若預有以防之為愈也此京師水火之害舉京師而言則他處可以類推矣凡宦遊京國及客處異地者不可不知此二說以為自珍之本

醫非小道記　三十二

予出中年嘗遊東藩之野遇異人焉偶相問曰子亦學醫道耶醫道難矣子其慎之予曰醫雖小道而性命是關敢不知慎敬當聞命異人怒而叱曰子非知醫者也

既稱性命是關醫豈小道云哉夫性命之道本乎太極散于萬殊有性命然後三教立有性命然後五倫生故造化者性命之爐冶也道學者性命之繩墨也醫樂者性命之贊育也然而其義深其旨博故不有出人之智不足以造達微妙不有執中之明不足以辨正毫釐使能明醫理之綱目則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得失則興亡之機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緩急則戰守之法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趨舍則出處之義如斯而

已洞理氣於胸中則變化可以指計運隂陽於掌上則隔垣可以目窺修身心於至誠實儒家之自治洗業障于持戒誠釋道之自醫身心人已理通於一明於此者必明於彼善乎彼者必善於斯故曰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後有真醫醫之為道豈易言哉若夫尋方逐跡齷齪庸庸椒硫殺疥葱薤散風誰曰非醫也而緇衣黃冠總稱釋道矯言偽行何匪儒流是泰山之與丘垤河海之與行潦固不可以同日語矣又若隂陽

不識虛實悞攻心粗膽大執拗偏庸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之徒殆又椒硫荄薤之不若小道之稱且不可當又烏足與言醫道哉醫道難矣醫道大矣是誠神聖之首傳民命之先務矣吾子其毋以草木相渺必期進於精神相貫之區玄冥相通之際照終始之後先會結果之根蔕斯於斯道也其庶乎為有得矣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予聞是教慚悚應諾退而皇皇者數月恐失其訓因筆記焉

病家兩要說 一忌浮言 二知真醫 三十三

醫不貴于能愈病而貴于能愈難病病不貴於能延醫而貴于能延真醫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難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難病也惟其事之難也斯非常人之可知病之難也斯非常醫所能療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後可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醫而後可療非常之病第以醫之高下殊有相懸譬之升高者上一層有一層之見而下一層者不得而知之行遠

者進一步有一步之聞而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錯節盤根必求利器陽春白雪和者為誰夫如是是醫之于醫尚不能知而夠夫非醫者眛真中之有假執似是而實非鼓事外之口吻發言非難撓反掌之安危惑亂最易使其言而是則智者所見畧同精切者已算無遺策固無待其言矣言而非則大隳任事之心見機者寧袖手自珍其為害豈小哉斯時也使主者不有定見能無不被其惑而致悮事者鮮矣此浮言之當忌也又

若病家之要雖在擇醫然而擇醫非難也而難於任醫任醫非難也而難於臨事不惑確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為更難也倘不知此而偏聽浮議廣集羣醫則騏驥不多得何非冀北駑羣帷幄有神籌幾見圯橋傑豎危急之際奚堪庸妄之悞投疑似之秋豈可紛紜之錯亂一着之謬此生付之矣以故議多者無成醫多者必敗多何以敗也君子不多也欲辨此多誠非易也然而尤有不易者則正在知醫一節耳夫任醫如任將

皆安危之所關察之之方豈無其道苐欲以慎重與否觀其仁而怯懦者實似之顓悟與否觀其智而狡詐者實似之果敢與否觀其勇而猛浪者實似之淺深與否觀其博而强辯者實似之執拗者若有定見誇大者若有奇謀熟讀幾篇便見滔滔不竭道聞數語謂非鑿鑿有憑不反者臨涯已晚自是者到老無能執兩端者冀自然之天功廢四肸者猶瞑行之瞎馬得穩當之名者有耽閣之悞昧經權之妙者無格致之明有曰專門决

非通達不明理性何物聖神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者誠接物之要道其於醫也則不可謂人己氣血之難符三人有疑從其二同者為決斷之妙方其於醫也亦不可謂愚智寡多之非類凡此之法何非徵醫之道而徵醫之難于斯益見然必也小大方圓全其才仁聖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於相與之際燭幽隱于玄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矣惟是皮質之難窺心口之難辨守中者無言懷玉者不衒此知醫之

所以為難也故非熟察於平時不足以識其藴蓄不傾信于臨事不足以盡其所長使必待渴而掘井鬬而鑄兵則倉卒之間何所趨頼一旦有急不得已而付之庸劣之手最非計之得者子之所慎齋戰疾凡吾儕同有性命之慮者其毋忽于是焉噫惟是伯牙常有也而鍾期不常有夷吾常有也而鮑叔不常有此所以相知之難自古苦之誠不足為今日怪倘亦有因予言而留意于未然者又孰非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之明哲乎惟好生者畧察之

保天吟 三十四

一炁先天名太極太極生生是為易易中造化分陰陽
分出陰陽運不息剛柔相盪立乾坤剝復夬姤羣生植
稟得先天成後天氣血原来是真的陰陽炁固可長生
龍虎飛騰失家宅造化鍾人果幾多誰道些須亦當惜
顧惜天真有兩端人已機關宜辨格自治但存毋勉强
莊生最樂無心得為人須慎保天和岐伯深明無伐剋

伐剋從來性命讐勉强分明元炁賊膚切根源未瘵然

養氣修真亦何益漫將斯語等浮雲道在路傍人不識

余今著此保天吟願效癡東奉佳客

景岳全書卷三